

新列國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新列國志 三

〔明〕墨憨齋新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四十四回

叔詹據鼎抗晉侯

弦高假命犒秦軍

話說秦穆公私與鄭盟，背晉退兵。晉文公大怒，狐偃進曰：「秦雖去不遠，臣請率偏師追擊之，軍有歸心，必無鬪志，可一戰而勝也。」既勝秦，鄭必喪膽，將不攻自下矣。文公曰：「不可。寡人昔賴其力以撫有社稷，若非秦君，寡人何能及此？以子玉之無禮於寡人，寡人猶避之三舍以報其施，況婚姻乎？且無秦何患不能圍鄭？乃分兵一半營於函陵，攻圍如故。」鄭伯謂燭武曰：「秦兵之退，子之力也。晉兵未退，如之奈何？」燭武對曰：「聞公子蘭有寵於晉侯，若使人迎公子蘭，

晉公先
移君臣處
此到秦之
豈構矣

歸國以請成於晉。晉必從矣。鄭伯曰：「此非老大夫亦不堪使也。」石申父曰：「武勞矣，臣願代一行。」乃攜重寶出城，直叩晉營求見。文公命之人石申父再拜，將重寶上獻。致鄭伯之命曰：「寡君以密邇則驕，不敢顯絕。然實不敢離君侯之宇下也。君侯赫然震怒寡君，知罪矣，不腆世藏，願効貲于左右。寡君有弟，蘭獲侍左右，今願因蘭以乞君侯之憐。君侯使蘭監鄭之國，當朝夕在庭，其敢有二心。」文公曰：「汝離我于秦，明欺我不能獨下鄭也。今又來求成，莫非緩兵之計。欲俟楚救耶？若欲我退兵，必依我三事，方可。」石申父曰：「請君侯命之。」文公曰：「必迎立公子蘭爲世子，且獻謀臣叔。」

詹出來方表汝誠心也石申父領了晉侯言語入城回復
鄭伯鄭伯曰孤未有子聞子蘭昔有夢敵立爲世子社稷
必享之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豈可去孤左右叔詹對曰
臣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晉人索臣臣不往兵必
不解是臣避死不忠而遺君以憂辱也臣請往鄭伯曰子
往必死孤不忍也叔詹對曰君不忍於一詹而忍于百姓
之危困社稷之隕墜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
愛焉鄭伯涕淚而遣之石申父同侯宣多遂叔詹于晉軍
言寡君畏君之靈二事俱不敢違今使詹聽罪于幕下惟
君侯處裁且求賜公子蘭爲敝邑之適嗣以終上國之德

晉侯大悅，卽命狐偃召公子蘭于東鄙，命曰：申父侯宣多，在營中等候。且說晉侯見了叔詹，大喝汝執鄭國之柄，使其君失禮于賓客，一罪也；受盟而復懷貳心，二罪也；命左右述具鼎饌，將烹之，叔詹而不改色，拱手謂文公曰：臣願得盡言而死。文公曰：汝有何言？詹對曰：君侯辱臨敝邑，臣常言於君曰：晉公子賢明，其左右皆鄉才，若反國，必伯諸侯。及溫之盟，臣又勸吾君必終事晉，無得罪，罪且不赦。天降鄭禍，言不見納，今君委罪于執政，寡君明其非辜，堅不肯遣，臣引主辱臣死之義，自請就誅，以救一城之難。夫料事能中智也，盡心謀國忠也，臨難不避勇也，殺身救國仁也。

也。任智忠勇俱全。有臣如此。在晉國之法。固宜烹矣。乃據鼎耳而號曰。自今已往。事君者以詹爲戒。文公悚然。命赦勿殺。曰。寡人聊以試子。子真烈士也。加禮甚厚。不一日。公子蘭取至。文公告以相召之意。使叔詹同石中父侯宜多等。卽以世子之禮相見。然後跟隨入城。冀伯立公子蘭爲世子。晉師方退。自是秦晉有隙。晉有詩。漢云。

蠅身同兵意不欺

却因蠅虱片言移

爲貪東道蠅頭利

數世兵連那得知

是年魏犇醉後墜車。折臂內傷。病復發。嘔血斗餘死。文公錄其子魏顆。歸葬。未幾。狐毛狐偃亦相繼而卒。晉文公哭

今年四月
向津縣自
如賓卿即
新缺耕處

之慟曰寡人得脫患難以有今日多賴舅氏之力不意棄
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胥臣進曰王公惜二孤
之才臣舉一人可爲卿相惟王公主裁文公曰卿所舉何
人也胥臣曰臣前奉使舍于冀野見一人方秉耒而耨其
妻饋以午餐雙手捧獻夫亦故容接之夫祭而後食其妻
侍立於傍良久食畢夫俟其妻行而後復耨始終無惰容
夫妻之間相敬如賓況他人乎臣間能敬者必有德往問
姓名乃卻芮之子卻缺也此人若用於晉不弱于子犯文
公曰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胥臣曰以堯舜爲父而
有冊朱商均之不肖以縣爲父而有禹之聖賢不肖之間

父子不相及也。君奈何因已往之惡而棄有用之才乎。文公曰：善。卿爲我召之。胥臣曰：臣恐其逃奔他國，爲敵所用。已攜歸在臣家中矣。君以使命往，方是禮賢之道。文公依其言，使內侍以簪纓袍服往召卻缺。卻缺再拜稽首，辭曰：臣乃曷野農夫，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戮，已荷寬宥，况敢賴寵以玷朝班。內侍再三傳命勸駕，卻缺乃簪佩入朝。卻缺生得身長九尺，隆準豐頤，聲如洪鐘。文公一見大喜，乃遷胥臣爲下軍元帥，使卻缺佐之。復改二行爲二軍，謂之新上、新下，以趙衰將新上軍，箕鄭佐之；胥臣之子胥嬰將新下軍，先都佐之。舊有三軍，今又添二軍，共是五軍。亞

于天子之制豪。夫向用軍政無闕。楚成王聞之而懼。乃使大夫鬬章請平于晉。晉文公念其舊德。許之通好。使大夫陽處父報聘於楚。自此晉楚數十年不交兵。不在話下。周襄王二十四年。鄭文公捷薨。羣臣奉其弟公子蘭卽位。是爲穆公。果應昔日夢蘭之兆。是冬。晉文公有疾。召趙衰先軫狐射姑陽處父諸臣入受顧命。使輔世子驪爲君。勿替伯業。復恐諸子不安于國。預遣公子雍出仕于秦。公子樂出仕于陳。雍乃杜祁所生。樂乃辰嬴所生也。又使其幼子黑臀出仕于周。以親王室。文公薨。在位八年。享年六十八歲。史臣有詩讚云。

道路奔馳十九年

神龍返穴遂乘權

河陽再覲忠心顯

城濮三軍義問宣

雪恥酬恩中始快
雖然廣儉繇天授

賞功罰罪政無偏
左右匡扶賴衆賢

世子驪王喪卽位是爲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柩殯于曲沃
方出絳城柩中忽作大聲如牛鳴然其柩重如泰山車不
能動羣臣無不大駭太卜郭偃卜之獻其繇曰

有鼠西來越我垣墻我有巨挺一擊三傷

偃曰數日內必有兵信自西方來我軍擊之大捷此先君
之靈以告我也羣臣皆下拜柩中聲頓止亦不覺重遂如

而先行先軫曰西方者秦也隨使人密往秦國探信不題
話分兩頭却說秦將杞子逢孫楊孫三人屯戍於鄭之北
門見晉國送公子蘭歸鄭立爲世子忿然曰我等爲他戍
守以拒晉兵他又降服晉國顯得我每無功了已將密報
知會本國秦穆公心亦不忿只礙著晉侯敢怒而不敢言
及公子蘭卽位待杞子等無加禮杞子遂與逢孫楊孫商
議我等屯戍在外終無了期不若勸吾王潛師襲鄭吾等
皆可厚獲而歸正商議間又聞晉文公亦薨車手加額曰
此天贊吾成功也遂遣心腹人歸秦言于穆公曰鄭人使
我掌北門之管謂鎖若遣兵潛來襲鄭我爲內應鄭可滅

魯公主政
在干獨伯
所以紀子
之言行

也。魯有大喪，必不能救鄭。況鄭君嗣位方新，守備未修，此機不可失。秦穆公接此密報，遂與蹇叔及百里奚商議。二臣同聲進諫曰：「秦去鄭千里之遙，非能得其地也。特利其俘獲耳。夫千里勞師，跋涉日久，豈能掩人耳目？若彼聞吾謀而爲之備，勞而無功，中途必有變。夫以兵戍人，還而謀之，非信也。乘人之喪而伐之，非仁也。成則利小，不成則害大，非智也。失此三者，臣不知其可也。」穆公慨然曰：「寡人三置晉君，再平秦亂，威名著於天下，只因晉侯敗楚賊濮，遂以伯業讓之。今晉侯卽世，天下誰爲秦難者？」鄭如用，鳥依人終當飛去。乘此時滅鄭，以易晉河東之地，晉必聽之。何

不种之有寒叔。又曰：君何不使人行弔於晉，因而弔鄭？以
鄭之可攻與否，毋爲杞子輩虛言所惑也。穆公曰：若待
行弔而後出師，往返之間，又幾一載。夫用兵之道，疾雷不
及掩耳。汝老憊，何知？乃陰約來人，以二月上旬，師至北門。
裡應外合，不得有悞。於是召孟明、視爲大將，西乞術、白乙
丙副之，挑選精兵二千餘人，車三百乘，出東門之外。孟明
乃百里奚之子，白乙乃蹇叔之子。出師之日，蹇叔與百里
奚號哭而送之，曰：哀哉！痛哉！吾見爾之出而不見爾之
也。穆公聞之，大怒，使人讓二臣曰：爾何爲哭吾師？敢沮吾
軍心耶？蹇叔、百里奚並對曰：臣安敢哭君之師？臣自哭吾

子耳。白乙見父親哀哭，欲辭不行。蹇叔曰：「吾父子食秦重祿，汝死自分內事也。」乃密授以一簡，封識甚固，囑之曰：「汝可依吾簡中之言。」白乙領命而行。心下又惶惑，又凄楚。惟孟明自恃才勇，以爲成功可必，恬不爲意。大軍旣發，蹇叔謝病不朝，遂請致政。穆公強之。蹇叔遂稱病篤，求還銍杜百里奚，造其家問疾。謂蹇叔曰：「奚非不知見幾之道，所以苟留於此者，尚冀吾子生還一面耳。吾兄何以教我？」蹇叔曰：「秦兵此去，必敗。賢弟可密告子孫，備舟楫於河下，萬一得脫，棲應西還。切記切記。」百里奚曰：「賢兄之言，卽當奉行。」穆公聞蹇叔決意歸田，贈以黃金二十斤，彩段百束，羣臣

俱送出郊關而還。百里奚握公孫枝之手，告以蹇叔之言。如此恁般，吾兄不托他人而托子桑，以將軍忠勇能分國家之憂也。將軍不可洩漏當密圖之。公孫枝曰：敬如命。自去，準備船隻，不在話下。却說孟明見白乙領父密簡，疑有破鄭奇計，在內。是夜安營已畢，特來索看。白乙丙啓而觀之。內有字二行，曰：此行鄭不足慮，可慮者晉也。崤山地險，即函谷關也爾宜謹慎。我當收爾骸骨于此。孟明掩目急走，連聲曰：咄咄晦氣。晦氣白乙意亦以爲未必然。三帥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師，至明年春正月，從周北門而過。孟明曰：天子在是，雖不取以戎事，謁見，敢不敬乎？傳令左右。

皆免胄下車前。牙將褒鬻子驍勇無比，繞過都門，即從平地超越登車，疾如飛鳥，車不停軌。孟明嘆曰：「使人人皆褒鬻子，何事不成？」衆將士譁然曰：「吾等何以不如褒鬻子？」於是爭先攘臂，呼於衆曰：「有不能超乘者，退之。」殿後凡行軍以殿爲怯，軍敗則以殿爲勇。此言殿後者，譬之也。一軍凡三百乘，無不超騰而上者。登車之後，車行迅速如疾風，閃電一般。霎時不見，時局襄王使王于虎同王孫滿往觀。秦師過訖，回復襄王。王于虎嘆曰：「臣觀秦師驍健如此，誰能敵者？」此去邲必無幸矣。王孫滿時年甚少，含笑而不言。襄王問曰：「爾童子以爲何如？」滿對曰：「禮過天子門，必卷甲。」